

拜伦

〔苏〕叶利斯特拉托娃著 周其勋译

А. А. Елистратова

БАЙРОН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译出

拜 伦

〔苏〕叶利斯特拉托娃 著

周其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湖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插页 3 字数 192,000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500 册

书号: 10188·586 定价: 1.50 元

内 容 提 要

拜伦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显示了浪漫主义新诗的魅力，就在今天也仍然强烈地吸引着读者。

本书是一本关于拜伦的生活与创作的评传。作者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拜伦各个时期的经历和创作。作者热情地介绍了拜伦在英国国内与统治阶级的斗争，评介了他的政治观点，展示了他在意大利和希腊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同时，作者对拜伦的讽刺诗、叙事诗、诗剧，以及他的宏篇巨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进行了详尽的评论，阐述了拜伦的创作思想，分析了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 一 章

拜伦可以于心无愧地这样写到他自己：“我没有虚度此生。”诗人的创作影响远远超越了他的祖国范围，鼓舞着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尽管他的创作中有许多矛盾，但他的作品是一种宣传革命思想的巨大力量，是与当时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以及欧洲大陆“神圣同盟”^①的封建贵族的反动势力相对抗的。

拜伦的作品直到今天仍具有生命力。正如高尔基所描述的那样，拜伦是反抗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不妥协的战士；是统治阶级罪恶的极其真实而无情的揭露者；是一切侵犯思想自由的虚伪行为和黑暗势力的激烈反抗者；是庄严的巨人形象的塑造者；是一个憧憬着人类的解放，并力图实现这一理想的公民和诗人。被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进步人士，一切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伟大斗争的人们所珍爱的拜伦，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十九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英国出现了两个革命浪漫主义诗歌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拜伦和雪莱。

拜伦逝世的最初几十年内，在对待他的遗产的态度上，已显露出两个英国——私有者及剥削者的英国和劳动人民的英国——之间非常剧烈的斗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

书中写道：“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实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②恩格斯对拜伦和雪莱具有进步社会内容的创作的高度评价，在四十年代的宪章派刊物中得到了反映。

俄国先进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开始，在批判地分析拜伦的遗产时，始终善于珍视他诗篇中那种公民式的，揭露社会的激越感情和他那活动中的自由开朗的性格，认为这是占主导地位 and 首要的东西。雷列耶夫③在悼念拜伦的一首诗中，辛辣地指责英国不善于珍惜诗人的“公民的光荣”，并着重指出，对于欧洲的反动势力，拜伦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敌人：

只有暴君和他们的奴才，
听到他的噩耗而喜笑颜开。④

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批评，对拜伦的创作作出了完整的社会历史评价。⑤这个评价在许多方面是和恩格斯提出的、并为宪章派所赞同的观点相接近的。

① 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于一八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巴黎签订的反动同盟，一直存在到一八三三年。以后，欧洲的许多国家也加入了这个同盟。该同盟的目的是维持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所规定的国界的不可侵犯性，并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8页。

③ 雷列耶夫(1795—1826)，俄国诗人。

④ 《雷列耶夫诗集》，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47年版，第24页。——原注

⑤ 关于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对拜伦的态度，参阅丘林娜的论文《俄罗斯批评，文艺学与书刊评述中的拜伦》，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4年。——原注

别林斯基狠狠嘲弄了从麦考莱^①开始的“经验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对拜伦的创作所作的“传记式的”解释。他们为的是虚伪地缓和诗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②“‘看到了吗?’他们说,‘他一生坎坷,所以忧郁成为他作品的特征’。说得多么言简意赅!这样就能轻易解释拜伦诗歌的忧郁特征;批评到此为止且又令人满意。至于拜伦一生的不幸,已是众所周知。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有惊人魄力的天才诗人,一生会如此不幸?在这一方面,经验主义批评家们没有考虑过。他们之中一些人会说:拜伦动辄发怒,患忧郁症。另一些人也许会添上一句:还有消化不良。他们这些关于肠胃的意见,既天真又卑鄙,他们心肠虽好,却没想到这种生理上的细微原因,是不可能产生拜伦这样伟大的诗歌的”。^③

别林斯基要求给拜伦的创作以社会历史的解释,以此和资产阶级评论家反历史的经验主义相对立。他写道,“任何一个诗人之所以伟大,决不是凭其本人和通过他自己而产生的,既不是通过他个人的痛苦,也不是通过他个人的幸福。任何一个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与幸福都有着很深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因而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有机肢体和代表……象

① 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散文家,诗人。

② 在一八三一年刊登在《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评论拜伦的文章里,麦考莱以替诗人辩护为借口,竭力暗示当时的读者,诗人与英国资产阶级贵族之间并无严重的冲突。他提出拜伦传记中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因素,并以此作为决定拜伦的世界观和创作的根本原因。他还说:“这个令人不耐烦的、反常的、拮据的勋爵,是个畸形的美男子。”麦考莱似乎想用这种庸俗之谈来说明拜伦的生活道路是“性情反常”的结果。直到今天,反动资产阶级的所谓“拜伦研究家”,还怀着这种目的利用这一庸俗之谈。——原注

③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莫斯科1948年版,第484—485页。——原注

拜伦这样一个极其伟大的诗人，为什么会写出如此忧郁的诗歌，要想揭开这个谜，首先必须弄清他所表达的那个时代的秘密所在……”^①

别林斯基强调指出拜伦对贵族资产阶级英国的仇视：“……拜伦……是在与自己的祖国不可调和的敌对中死去的……”^②

在拜伦的诗歌中，他看出了“对英国现实的坚决否定”^③。

为了说明这种仇视，这种否定，别林斯基曾研究过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中惊人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没有一个地方象英国那样，个人自由可以达到无限程度，而同时社会自由受到限制；没有一个地方有英国那样惊人的巨富，而同时又有骇人听闻的赤贫；没有一个地方的社会基础象英国那样稳固，而同时也没有一个地方的社会基础会象英国那样随时都可能崩溃，正象绷得过紧的琴弦，随时会绷断一样。”^④

就别林斯基对西欧各国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很明显，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利益有着对抗性的、紧张得快要爆发革命的矛盾；在他看来，这就是拜伦的创作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别林斯基提出的“拜伦预示着英国的未来”^⑤这一具有历史远见的突出论点，是可以理解的。别林斯基把未来的英国，即人民的英国，和资产阶级的英国对立起来。在这个资产阶级的英国，“人……本身毫无意义，人具有或大或小的意义，只是取决于他拥有什么或占有什么”^⑥。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484—485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515页。——原注

③ 同上书，第109页。——原注

④ 同上书，第108页。——原注

⑤ 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⑥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514页。——原注

别林斯基尖锐而坚决地把拜伦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反动浪漫主义对立起来。他不止一次强调指出拜伦进步的、向往未来的浪漫主义和他对封建的过去的仇视。“拜伦并不想做一个捍卫中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不向后看，而向前看”^①。“他是新型浪漫主义的先驱者，而且狠狠打击了旧的浪漫主义”^②。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这种见解，粉碎了自由主义批评所提出的虚伪的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观念。

别林斯基十分重视拜伦诗歌中“普罗米修斯式的”，即公民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内容。同时，别林斯基也指出拜伦创作中的矛盾：“当你读拜伦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深刻的抒情的和主观的诗人。可是，在他的诗歌里，却充满对英国现实的有力否定；同时，在拜伦身上，你又不能不看到他是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个有勋爵爵位的英国人，虽则他又是个民主主义者。”^③

拜伦的创作产生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④拜伦的政论和诗歌体现了在他祖国的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下所产生的一些民主主义的文化因素。拜伦是英国工人阶级最初自发性的、尚未成熟的运动的目击者和歌手，是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捍卫者。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热情的支持。

拜伦创作中的那种热情、不妥协性以及诗的力量，是与当时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160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287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109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7页。

那些进步的解放运动紧密联系着的。但同时，这些运动的内在矛盾、弱点和同反动派作斗争的暂时失败，却又成了拜伦诗歌中危机情绪的基础。

拜伦的活动是属于这样一个时期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当时“……资本和劳动间的阶级斗争，也在下述两种斗争面前被迫留在幕后：政治方面是，集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各国政府和封建贵族，正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发生决裂；经济方面是，产业资本正和贵族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争吵……”^①那时，资产阶级英国的社会矛盾还不尖锐，到了宪章运动时代才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拜伦尽管真诚地同情劳动群众要求解放的愿望，挺身而出，反对本国统治阶级自私自利的政策，可是他还不能彻底放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则。他的创作，就整体来说，乃是两种互相矛盾与敌对的思想因素交锋的战场。

拜伦不同于那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敌人，这些贵族反动派的喽罗们反对法国革命，反对与法国革命相联系的启蒙运动。拜伦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事件，它扭转了人类的历史。在他看来，法国革命是他寄予希望的其他同样重要的变革成为可能和必然的一种保证。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思想已具有深刻的历史主义因素。

在拜伦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中，他常常预言：未来的变革将根本改造人类的社会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只能以他所熟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尺度来衡量那些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因此，每当拜伦企图为自己的社会理想找出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形式时，就不得不到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他有时向往被

^①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载《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XVII页。

理想化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国，有时向往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革命，有时则向往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拜伦虽然没有看到未来的那些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但他却善于以其出色的敏锐的观察力觉察出英国工人阶级在最初的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众的愤懑。正是在预言性的《路德分子之歌》里，诗人号召工人阶级投入革命行动，并预言劳动人民所捍卫的自由必定取得胜利。

然而，拜伦在这里所见到的未来，与其说是新社会制度的轮廓，不如说是与过去相类似的情况。

推翻专制暴君，建立民主国家，这就是历史的内容；拜伦将这个历史内容纳入刚刚在他面前兴起的工人阶级的运动，而未来是属于这个阶级的。

应该指出，雪莱在他对英国无产阶级所发表的演说里，比拜伦更有远见，他已能具体地预测工人运动所起的特殊的历史作用。雪莱在《给英国人民之歌》里号召为自由而斗争的时候，已预见到劳动者与资本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社会矛盾要靠革命来解决。雪莱所向往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对于拜伦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但由于拜伦在政治思想上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原则出发的，因此就与他的一些自由派的“朋友们”，如穆尔^①、利·亨特^②等人不同，他坚决摒弃英国国内当时存在的一切体现这些原则的实用形式。他嘲笑英国的议会制度。他屡次强调说，英国国内的改革斗争，只有在斗争变为革命的“搏斗”时，才能引起

① 托马斯·穆尔(1779—1852)，爱尔兰卓越的爱国诗人，拜伦的好友。

② 利·亨特(1784—1859)，英国评论家，诗人。

他的兴趣。

随着诗人的眼界在社会历史斗争过程中的日益扩大——他是这些斗争的见证人和参加者——拜伦越来越坚决地宣布自己不仅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敌人，而且也是私有制专制的敌人。

归根到底，在拜伦的浪漫主义里，反映出当时资产阶级的英国国内尚未完全发展的阶级矛盾。

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反对贵族政府运动”的那几篇文章中，追溯英国国内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时指出，随着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个口号的实际内容是如何地改变了。“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在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①、卡特赖特^②少校和科贝特^③时代，普选权还带有不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由于这种性质，普选权就成为一切不直接属于执政阶级的居民阶层的良好愿望。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普选权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在一八三一年通过议会改革所取得的那种东西的奇异的概括性表现……一八四二年，最后的幻想消失了。这时骆维特^④曾做了一次最后的但是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把对普选权的要求说成是所谓激进派和人民群众的普遍的要求。从这时起，就不再存在对普选权实质的任何怀疑了。对它的名称也没有疑问了。二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

① 伯德特(1770—1844)，英国政治改革家。

② 卡特赖特(1740—1824)，英国政论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

③ 科贝特(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④ 骆维特(1800—1877)，英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三十年代宪章运动领袖之一。

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①马克思总结说：“如果追溯一下普选权在英国的历史，那末可以看到，随着英国现代社会及其永无止境的矛盾——由于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矛盾的发展，普选权逐渐地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性质。”^②

拜伦诗歌中所固有的对自由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抽象理解是与十九世纪十至二十年代英国民主运动的要求所包含的“唯心主义的性质”有关的。自由的形象在拜伦笔下是以象征的手法来表现的：有时以暴风雨般不可遏制的大自然的形象出现——这时整个大自然在拜伦看来已成为自由的化身，它同社会中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形成对照，而且这个隐藏着的潜力使他的抒情在写景方面充满了深刻的社会热情；有时它以精神自由的形象出现（《咏锡雍的十四行诗》），对于这种形象，狱吏和刽子手是无法施展自己的淫威的；有时它又以反叛的形象出现——匪徒的掠夺，海盗的袭击；有时它又以披着神话和幻想外衣的巨人形象出现，诸如普罗米修斯，该隐^③和卢息弗^④。

贯穿于拜伦全部创作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思想，同时也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英国民主运动本身的历史矛盾。在拜伦的诗篇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倾向表现为理想化的孤独的英雄战士，这种英雄为个人自由而进行斗争，却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普希金抓住拜伦浪漫主义的真正弱点，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指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1页。

② 同上。

③ 《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的儿子。

④ 据神话，魔鬼撒旦在被逐出天堂之前，名为卢息弗。

拜伦勋爵以巧妙的幻想
为凄凉的利己主义
披上绝望的浪漫主义衣裳。

普希金早在《茨冈》(1825年)这首长诗里就批评过拜伦早期诗篇中个人主义的反抗性。通过阿乐哥这个形象,他揭穿了这种浪漫主义的利己主义。别林斯基从茨冈老人对阿乐哥所说的“你只为自己要求自由”这句充满智慧的话里,看出了“这首长诗的全部意义和它的基本思想的关键所在”^①。在这首长诗里,普希金已意识到逃避“文明社会”的浪漫主义的破产,可是这种逃避,对于拜伦反抗性长诗中的主人公来说,却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命运。

当拜伦发挥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一脉相承的关于人生来就有享乐权利的主题时,他却忽略了人也有享受自由快乐的创造性的劳动权利。伊壁鸠鲁^②式的一味追求感官享受的生活纲领,从来没有使拜伦完全满意过(例如他的朋友,诗人穆尔)。但是,当他认为劳动仅仅是一种负担和苦痛时,他就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找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享乐主义者撒旦那帕拉王^③的理想“吃吧,喝吧,恋爱吧,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撒旦那帕拉》^④第一幕,第二场),对他来说,在整个创作道路上,从青年时期的抒情诗起一直到《唐璜》为止,始终保持着这种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463页。——原注

②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③ 撒旦那帕拉(?—约前631),即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在位期间在首都尼尼微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生活极其奢侈。

④ 拜伦于一八二一年写的历史悲剧。

性质。

但是,当拜伦一旦接触到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时,他就象古代巨人安泰^①接触到土地一样,立刻获得了新的力量。如果说拜伦的浪漫主义曾经是积极的和革命的,如果说拜伦曾经号召人民去认识、改造现实,那是由于在他身上已体现了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农民、西班牙游击队、意大利烧炭党^②和希腊起义者的迫切利益、热情和渴望。

“上帝从混沌中创造世界,人民从奔放的热情中诞生”^③,拜伦就本着这种精神构成了自己的创作主题之一。

应该指出,人民战士的形象,即以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的形象,早就在拜伦的创作中,如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章和他的国会演讲中显示出来了。

人民解放运动的暂时失败,反动派表面的胜利,构成了拜伦诗篇里悲观情绪的基调。但是这种所谓拜伦式的“世界悲哀”,并不象资产阶级评论界所想象的那样包罗万象,无的放矢。

在反动统治胜利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明朗的社会历史远景概念和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在拜伦的浪漫主义诗篇里出现了巨大的宇宙动荡和灾难的奇幻形象,它们象征着人类在和命运搏斗中的软弱无力(《黑暗》、《天与地》)。

每当拜伦读到历史上古代的残篇断简,或者业已湮没的文明时,都不禁想到人们的社会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一切皆空”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地神的儿子。

② 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秘密革命组织,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五一年间在法国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成立。因最初成员逃避在烧炭山区而得名。

③ 普劳西勒:《拜伦书信与日记》,伦敦1898—1901年版,第5卷,第152页。以下简称《书信与日记》。——原注

调子常在拜伦的作品中鸣响。可是，这就形成了他诗歌里独一无二的特征：这种调子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占上风。巨大的宇宙动荡的画面，他不仅用来感叹人类徒劳无益的挣扎，并且用来预示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他经常同自己争论，而且用人民过去和现在的斗争经验来否定自己直觉上的悲哀，不止一次地回头肯定人类理智和意志的尊严，以及人类为自由而斗争的不可战胜性。

这些矛盾也反映在拜伦的美学观念里。在他早期作品中，生活描写中的浪漫主义的暗示性和幻想性已和现实主义的因素相结合了，在后期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因素更占了优势。但同时，在整个创作道路上，甚至在他的极端浪漫的作品里，拜伦在原则上也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念格格不入的。他是要求严格的艺术家，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极感兴趣。但他从未象反动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①或德·昆西^②那样只知道玩弄形象与词藻，把诗变成形式的游戏。作家负有道德的公民责任这一信念，乃是拜伦的美学基础。他把诗比作武器，并经常把这一观念贯穿在对自己创作的批评中。他意味深长地把一首反抗政府的讽刺诗《致一位哀哭的少女》称为“手榴弹”^③。拜伦创作中这种战斗性的、政论性的、“偏袒的”（用诗人自己的话说）特征，使他至今一如他在世时那样，仍然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所憎恨的人。

①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

②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文艺批评家。

③ 《书信与日记》（《致穆尔的信》）第3卷，第64页。——原注

二

乔治·戈登·拜伦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伦敦。他的父亲是英国一个古老而破落的贵族世家的后裔，母亲是苏格兰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未来诗人的双亲，在他出世后不久就分居了。他的父亲把妻子的一份财产挥霍完之后，为了逃避债主，到了法国，于一七九一年客死异邦。拜伦的童年是和他的母亲在苏格兰度过的。母子二人贫困而孤寂地生活着。从幼年时代起，拜伦的生活就因先天跛足而蒙上了一层阴暗的色彩。可是，跛足并不妨碍他日后成为一个出色的游泳家、拳击家和骑手。这位未来的诗人从童年起就非常热爱苏格兰的大自然，他常常把苏格兰当作自己的故乡。多山的苏格兰一向为彭斯^①所歌颂，在那里，农民当时的生活还保留着资产阶级形成前的宗法民族关系的一些习俗，因此，在拜伦的记忆中它永远是自由的象征。他的母亲是个胸襟狭窄、乖张任性的妇女，喜怒无常，母子之间因此有了隔膜。拜伦幼年时对保姆梅·葛蕾倒比对母亲更信赖些。后来葛蕾就回忆所及，把拜伦童年时对文学的兴趣告诉了最初一些给诗人作传记的作家。

拜伦十岁时，他的叔祖父去世。拜伦继承了爵位和诺丁汉郡纽斯泰德世袭领地。这片领地原属一所修道院，是在亨利八世时教会地产世俗化后转归拜伦家族的。纽斯泰德和它的四郊，以如画的风光景色和对历史的联想吸引着拜伦。然而，这里的一切都表明过去的封建势力无可挽回的衰落。纽斯泰德城堡的

^① 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

大部分已成废墟。后来，拜伦在离开英国以后不得不把它卖掉。

拜伦十岁时来到诺丁汉领地，这个地方不仅以封建中世纪的古迹和人民的保护者罗宾汉^①及其绿林侠客的传说而著名，诺丁汉——当时英国的大工业中心——早已成为随着产业革命而来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工人骚动发源地之一。拜伦在青少年时期，可能从一些目击者那里听到过当地最初破坏机器的骚动情况。这些骚动从十八世纪起就已成为诺丁汉历史的特征了。^②

拜伦是在英国和世界历史上一个大转变时期中长大的。他生逢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接踵而来的人民为了革命而进行的浴血战争。他又是产业革命的目击者，这次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面貌，消灭了整个独立的农民阶级和手工业者阶级，而且在资产阶级及其掘墓人——无产阶级——之间形成了新的矛盾。还在拜伦的学生时代，一七九八年爱尔兰发生了暴动，但被血腥镇压下去了；一八〇三年又发生第二次暴动。他也不可能不闻悉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发生的英国军舰的起义、因饥饿爆发的骚动，以及士兵的哗变等事件。

在整个一生中，拜伦敏感地意识到他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变

① 英国民间传说的人物，武艺出众，机智勇敢，体现了中世纪英国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

② 在历史小说《热情的牧歌》里，英国进步作家杰克·林赛从拜伦同时代人，反动政论家鲍尔斯的一本小册子《一八〇二年普选杂感》中引证了一段有趣的摘录。鲍尔斯曾愤慨地描写诺丁汉由于一八〇二年的国会选举而发生的人民群众的骚动：“诺丁汉的事态日益扩大。在这个城市里，雅各宾党人以恐吓手段迫使一个候选人放弃候选资格，然后就公开庆祝以这种手段取得的胜利，举起自由之树和法国三色国旗，高唱革命歌曲——《给千万人以自由》和《马赛曲》，咒骂君王，以法国雅各宾党的精神组织游行队伍，在这个游行队伍里，扮演理智女神的妇女起了显著的作用……”引自杰克·林赛《热情的牧歌》，伦敦“鲍德利头像”出版社，1951年版。——原注